


井上靖
作品

我的
母亲
手记

(日) 井上靖——著
吴继文——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我的
母亲
手
记

(日) 井上靖——著
吴继文——译

WAGA HAHA NO KI

by INOUE Yasushi

Copyright©1975 by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无线出版授权。

版贸核渝字(2013)第35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母亲手记 / (日)井上靖 著; 吴继文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229-08101-0

I. ①我… II. ①井… ②吴… III. ①散文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0927号



我的母亲手记

WAGA HAHA NO KI

[日]井上靖 著

吴继文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吴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陈建军

责任编辑: 李洁 何彦彦

营销编辑: 许珍珍

责任印制: 杨宁

封面设计: 晓晋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6.75 字数: 140千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凝视生之秘境

吴继文

友人的母亲个性别扭，和亲戚朋友几乎都断了往来，只有与她南部老家九十高龄的妈妈还算常联络，也不时寄些老人家爱吃的东西过去，聊表爱心。一天她竟也接获老妈妈从高雄快递来的各色食品，里面还夹带了一张以颤抖笔迹写满的关于如何保存、烹煮及食用的注记，突然惊呼连连：“天啊，我不知道她会写字耶！”并非不在乎，却爱得漫不经心。

井上靖自言，这本由成立于三个时期的三篇文字合辑起来的

书，既不能说是小说，也不算随笔；换个说法就是，这部作品既有小说的虚构，也有随笔的写真。

对于了解他的读者而言，以他成长史为蓝本的著名三部曲《雪虫》、《夏草冬涛》、《北之海》如果比较靠近小说那一端，而自传体《童年忆往》、《青春放浪》、《我的形成史》在纪实这一端，那么本书正好介于其间。

父亲由于职业（军医）的关系，每两三年就必须调任一次，北至北海道，南到台湾；大概不希望他频繁转学吧，井上靖自懂事就和原生家庭分居两地，被安置在伊豆山区老家，和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阿绣奶奶相依为命，住在一栋老朽的土塙库房。阿绣是井上靖非直系血亲的曾祖父清司所纳的妾，没有正式名分，被乡里家族排斥、敌视，正好和孤独的井上靖成为忘年的盟友。曾祖父死前对阿绣做了安排，让她当井上靖母亲八重的养母，另立门户。阴差阳错，这个辈分上算是井上靖曾祖母，户籍上则是他祖母的外姓女子，竟然成为现在井上家系的第一祖，长眠于家族墓园。

伊豆半岛多山，交通不便（那时出趟远门必须先搭两个小时马车，再坐一个多小时轻便车，才能抵达东海道铁路干线上的三岛火车站），虽然离首都东京不过百来里路，却完全是两个国度。然而资源之丰饶，民风之淳朴，四时节庆之缤纷缭乱，让善感的井上少年在懵懂中建构了属于自己的世界，以抵抗无来由的孤独与哀伤。父母家人总在远方，他生命中关于家的最早印记，就是阿绣奶奶和老库房。对他而言，奉献式地照料他、溺爱他的阿绣奶奶，才是他的母亲，甚至是情人；所有对阿绣奶奶不好、说阿绣奶奶坏话的，一律视之为敌人。这种同盟关系叫人联想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内蒂（Elias Canetti）和他的母亲，只不过发生在欧洲犹太殷商家族的故事更多了知性的启蒙（《得救的舌头》）。

父亲隼雄带着除井上靖外的其他家人，半生漂流于日本列岛、朝鲜、台湾之间，却在五十壮盛之年辞职还乡，之后即隐遁不出，靠微薄的退休俸过着清简的日子，不与外界往来，形同自闭；本来外向的母亲却也认命地随丈夫在伊豆山野务农度日。然

而这时井上靖早已成年，先是在京都大学就读，接着是结婚、小说征文获奖、进报社工作、成为职业作家，除了偶尔探亲，还是和父母的生活没有交集，简单说他就是一个和父母无缘的孩子。他知道父母并非不爱他这个长子，而他对自己的父母也一直有着复杂的情感，但也就是这样。直到父亲去世，母亲日渐衰老，井上靖才突然惊觉，他并不真的了解父亲（但已无从了解），而他同样陌生的母亲，则因为老年痴呆，以致过往人生的记忆开始整片整片地剥落。再如何努力捡拾残缺碎片，想要拼凑母亲生命的完整图像，为时已晚。时间的黑洞吞噬了一切。对深渊呐喊，只能捕捉疑似的回声，仿佛再度被母亲所抛弃。在写于同一时期的《童年忆往》中，作者自言，当他追想幼年时光，几乎没有母亲单独出现的画面，即使到青少年时代亦然。母亲为了他能够顺利考上中学，发愿茹素，从此一生不沾荤腥，这么重大的事件，他完全不记得。如果是为了重建记忆，像奥地利剧作家、卡夫卡奖得主彼得·韩德克（Peter Handke）在母亲五十一岁那年突然服药自尽后所做的那样（《梦外之悲》），这本书将注

定是一场徒然。

早年的井上靖，非常刻意地让自己不要变成父亲、母亲那样，过着无欲、退缩、冷清的人生。他不喜欢过去打麻将、玩撞球、下围棋和象棋的父亲，于是自己一辈子都不碰这些休闲游戏。他拥抱人群，总是成为朋友聚会时欢笑的核心。

家族代代行医，所有人都觉得作为医生长子的他理所当然要进医学院，学成后继承家业，结果他却选择了父亲最瞧不起的哲学科，主修美学。然而年过六十的他不得不承认，自己那犹疑不决、谁都不得罪的个性，简直和父亲一模一样，而强烈的自我中心以及易感爱哭的性子，根本来自母亲。多年以来，他让自己成为这样一个人：同时继承了父亲和母亲的特性，却强迫自己走一条和他们完全不一样的路。从这个角度看，他成功了。可当他意识到，通过这些长期的、持续的对峙，他反而成了或许是最能够理解父母一生的人，可是他却让父母带着不被理解的恍然，无限孤独地离去。作为人子至亲，他又是失败的。尤其当他痛切体认到，正因为性格的雷同，父母不也才是他最佳的理解者

吗？然而父亲已远，母亲不久亦将关上最后一道门窗。这是多么尴尬的挫败啊！

晚年的母亲，没有什么病痛，却明显老衰，身形不断萎缩，变成轻如枯叶的一缕幽魂，“从此以往再无任何可能性的肉身已经来到了它的终点”，而严重的失忆，让她从伦常、责任甚至命运的重压中脱身，孤立于尘世之上，对人世间的爱别离苦已不再关心，而他人亦无从探入她此刻的内心世界。仿佛抵达太阳系边缘的星船，无法接收或传送任何可辨识的讯号。她成了永恒的神秘本身。

在此，一个小说家能做的，就是直面凝视生命那壮观的神秘。物自身尽管不可知，但你依然可以思索，试着对话、发问，并加以描绘，捕捉如幻的现象，呈现可能的真实。这一切作为，都是对德尔斐神谕“认识你自己”的响应。井上靖的凝视，绝非徒然。就此而言，我们可不可以说，所有的小说，或多或少，都是“私小说”？

“私小说”不只是暴露或自我揭露。谁没有秘密？你的命

运与我何干？昭和文豪井上靖以此作向我们雄辩地演示了，唯有以冷静的凝视之眼，揭开“不可知”的封印，穿过遗忘的荒烟蔓草，直探生之秘境，才是“私小说”的神髓。

然而更让人掩卷低回的是，这个以纤细的感性从事怀旧、悼亡的作者，言笑晏晏恍如昨日，如今也早已移身他界，成为不归之人久矣。很快地，此刻作为观看者、聆听者的我们，不就像执笔当下的作者一样，坐在一班正开始加速的时间列车上，而前方已经隐约浮现出终站的灯火。

倒数计时，准备下车。

序 凝视生之秘境	一
花之下	一
月之光	四七
雪之颜	一一七
作者年谱	一八三

花
·
之
·
下

父亲是五年前八十岁的时候过世的。他在升任少将军医后随即辞官退役，回到故乡伊豆¹蛰居度日，时年四十八。之后的三十多年中，他的工作就是耕种屋后的一小块田，种些蔬菜供夫妻俩自己吃。以他从陆军退役时的年龄，如果有创业的意愿，一点问题也没有，但他丝毫没有这样的念头。到了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开设了不少军队所属的病院或疗养所，到处闹军医荒，多次有人找他去哪里哪里担任院长，但父亲总是以年迈不堪为由

1 伊豆，泛指本州岛中部介于骏河湾和相模滩之间、面向太平洋的半岛，地理上属于菲律宾海板块最北端，行政区划上属于静冈县，以温泉闻名。

婉拒，似乎一旦脱掉军服就再也没有重新穿上的意思。因为领有退休俸，基本上不会有饿肚子的顾虑，但时局所致的物质上的困顿还是难免，如果他继续在医院任职，也许生活就不会日渐窘迫，反而可以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我想不只是经济上变得宽裕，也可以认识各式各样的朋友，两个人老来生活也会因此过得更多姿多彩些吧。

有一次从母亲来信中得知，又有军医院在敦请父亲考虑复出，我还非常认真地回了一趟老家，想当面劝劝父亲，结果什么也没说就走了。看到六十岁之后急剧消瘦下来的父亲，穿着打了补丁的农作服走向菜园的背影，只觉得这个人已经和外面的世界完全无缘，也不必勉强了。也是这次回家听到母亲说，父亲自从归隐故乡后，几乎很少走出自己的房子和田地范围；偶尔有邻居到访，他虽不至于摆一张臭脸，却从来没有到别人家里走动过。相隔不远的地方，散居着三四家亲戚，除非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否则他一概不走动。不只如此，他根本连走到家门前的马路都不愿意。

父亲本来就不喜社交，非常孤僻，这性格我和弟、妹们很早就了解，只是没想到几个孩子陆续离乡、各自有了家庭，和父母的生活逐渐疏远以后，父亲的这种个性随着年纪增长，变得比想象的还严重许多。

正因为是这样的父亲吧，所以也从来没想过给孩子提供什么样的帮助。领取退休俸本来多少可以糊口，但二战结束之后时代完全不一样了，甚至有段时期还停发退休俸；后来虽然恢复发放，俸给金额变少了，而且也贬值了。我每个月固然也寄些钱回去，但我很清楚父亲非常不想接受奉养。说得夸张点，拿孩子的钱对他而言简直比死还难受。父亲从不浪费一分钱，即使资助他的钱超过生活所需，但除了基本花费外，绝不多花一分一毫。战后他种田、养鸡，甚至自己做味噌，从没花钱买过副食品。当儿子、女儿陆续找到工作、独立生活以后，每次见面都会为这种事数落他，批评他的不通情理，但却丝毫不能改变他的生活态度。做儿女的总想让父母在晚年过着比较舒适的日子，可给他寄钱他也不用，帮他买衣服、棉被什么的，大概觉得旧的不用可惜，于

是新的多半被收起来，难得拿出来用，结果我们只能送些吃的。

食物不吃会坏，他到底是会吃的，也不会不准母亲吃。

父亲八十年的人生堪称洁身自爱，虽说不曾施恩于人，但也不会伤害别人令人怀恨。他三十年的隐栖生活，可以说是白纸一张。他过世之后，我翻开他的存折，发现里面的余额差不多正好够他和母亲的葬仪所需。父亲是以养子²的身份成为井上家一员的，他所承继的家族房产，也就直接留给身为长男的我。在陆军服役期间所买的家具什物，好像战后一件件卖掉了，剩下的一样不值钱。尽管如此，祖辈传下来的寝具、橱柜之类的老物件，倒也一件不少。父亲既没有增添家族的财产，也没有减损分毫。

我从小就不在父母身边，而是由祖母一手带大的。虽说是祖母，其实毫无血缘关系，她是做医生的曾祖父的姨太太，名叫绣。曾祖父过世后，绣的户籍归入我们家，以母亲养母的身份另立门户。这当然是一辈子过得旁若无人的曾祖父想当然的安排。

2 在日本，“养子”为“养子缘组”的简称，收养人将没有血缘关系的男子纳入户籍收为养子，在民法上具有等同于亲生子的地位。通常是为了与自家女儿结婚、继承家业，类似入赘。